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寻找鲤鱼塘

鲤鱼塘是个纯粹的苗族大寨子，坐落在黔东南州的黄平县谷陇区的重安江畔。

1970年的冬天，我在鲤鱼塘寨子上整整住了一冬腊月，天天参加完民兵团的劳动之后，在连队食堂吃过晚饭，我就坐在苗家的堂屋火塘边，和一个苗族老汉闲摆。说是闲摆，实际上更多的是听这苗家老人用喑哑的嗓门讲一些和远古有关的苗族的话题。用老人家的话说，这就是摆古。

苗族的历史，苗家的俚俗，以及和苗族生活有关的一切，千百年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口口相传流传至今的。到了1971年的春天，我们修文民兵团三营十连的工棚终于修建竣工，并且可以入住，过集体生活了，我才结束这种借宿生活。但因为和鲤鱼塘村寨上这户苗族房东有了感情，民兵连队休息的日子，我还是会拐进寨子，去他家里坐一坐，摆摆龙门阵。苗族老汉有个美得晃人的女儿，只要在家，看见我去，就会端出炒熟的瓜子，让我们边嗑瓜子，边摆龙门阵。

正因为如此，我写过几篇小文记叙这段青春岁月里难忘的往事，也时常想着要去鲤鱼塘看一看，故地重游一番，但终究没有成行。故而只能在脑海里想念鲤鱼塘寨子上那些蒙满了历史烟尘的木楼，高高的一二百年的木楼，坐进木楼里，就会有一股浓烈的苗家生活气息。

真是一晃眼之际啊，拍摄纪录片电影《岁月未蹉跎》时，导演说要去鲤鱼塘拍，我竟激动得几个晚上没有睡好。50多年之前的往事，乃至一些细节，不知怎的会那么清晰地浮现到眼前。记得修完湘黔铁路回砂锅寨去时，我特意拐到鲤鱼塘寨子上告别，苗族老汉拿出一块眼镜盒子那么宽，比眼镜盒子还要厚实的木头送我，说这是山里的金丝楠木锯剩下的边角料，不值啥钱，我看你平时往纸上写了啥，休息时常用墨水瓶子压着纸张，寻思这块长方形木头送你合适。并且手指着木头道：你对着太阳光，能看见木头上透露出的丝丝金光。我接过木头道：这是别致的镇纸。老汉那美得晃人的女儿补充说，加工完成后，涂过生漆的，尽管使用，愈用愈亮。她还讲这块小小的金丝楠木是块咒牌，有神奇的功效。你离开这里之后，如若遇见啥坏人、要害你的人，你只消用有尖头的小刀把这人的名字刻上去，这人自会远离你而去！

我听了连声称奇，点头再三道谢之后和他们告别。从此以后，“愈用愈亮”这四个字，成了我辨别和判断木料好坏的一个标准。只因苗族姑娘把它讲得那么神秘，虽然从没有照她说的话尝试过，但这块小小的金丝楠木的镇纸，一直放置在我的案头。

这一次，又要去鲤鱼塘苗寨了，苗族老汉一家人不知是不是仍然住在那里？鲤鱼塘山寨上，那浓郁的苗族气息，还能感受到吗？毕竟，已经整整过去了50多年啊！小车开进谷陇区地界时，我就睁大了双眼往山野里四顾，尽管一再要求车子开慢一点，开慢一点，但我们还是错过了鲤鱼塘村寨。黄平融媒体中心的朋友下车辨认了半天，还打电话询问了乡里的同志，让我们赶紧往回开，随后边行边问，才好不容易开进了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晒谷坪，说，这就是鲤鱼塘。是真的吗？站在平整的晒谷坪上，我转着身子四顾，只见周边缓缓上升的坡地上，全是一户一户苗族院坝，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小楼全是用水泥浇筑而成的，看上去十分牢实坚固。噢，记忆中的那些被岁月的烟尘熏成褐色的吊脚木楼，一幢也见不着了！从乡里匆匆赶来的干部以肯定的语气告诉我，这就是鲤鱼塘寨子。当年我借宿的那个苗族老汉，离世有三十多年了。他那漂亮的女儿嫁去了县城边的蔬菜队，现在也是伯妈了。

村寨上约来了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苗族老汉，我们一起坐在晒谷坪旁的廊亭里，讲起50多年前的往事，他们还记得当时的很多细节。我们慨叹铁路修进苗家寨以后，鲤鱼塘寨子以及岩英街上的巨变，抚今追昔，谈笑风生，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无效社交”可看作对“人脉说”的矫正吗？

以前，“连朋友都没有的人，大灵勿灵额”。

于是有社恐的朋友不得

不违背心愿，勉强投入一场场聚会，一次次社交，不但浪费了时间精力，耽误了自己喜欢做的事，还可能因不善于说场面话开罪别人，自己闹心，别人不开心。

但也有不少人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会变得开心快乐，那么，即便没有任何其他收获，也不能说是无效社交吧？毕竟开心快乐对身心健康的作用很大，以防病呢。

区分社交有无效或可以试让自己不勉强，真心乐为标准，毕竟生活中事大多并无对错和标准答案。

不过若论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力，外界对家人作用的宣传要远远少于对社交

社交说

刘笑冰

的宣传。我们一生中、

一天中相处时间最长的是家人，但不少人却重外轻内，轻视甚至忽视

与家人的沟通交流，更

不会像刻意和朋友同事搞好关系一样去讨好自己的配偶、父母。看吧，一般朋友多、社交多的人，大抵与自己的另一半话不多。夫妻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渐行渐远，淡然相对，与对方话少，与朋友话多。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一旦形成，就会被固定，要改变，很难。防微杜渐，避免与家人关系的逐渐冷淡，需要点社交般的热情和刻意。家庭亲人对健康的影响力才是最大的，最可能让我们长久倚赖的，家人排首位。

社交有效无效自己说了算，但因社交忽视了家人，可以称“不合算社交”吗？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小聪明——钻空子；
大智慧——找规律。

博学鸿儒钱锺书故居，是我一直想去拜访之地。乙巳初冬，我走进钱锺书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新街巷30号。钱锺书故居旧称钱绳武堂，它不仅见证了钱锺书的成长历程，还记录了无锡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金秋时节，锡城古街丹桂飘香，空气中弥漫着江南特有的温润。位于青石板巷陌间的百年老宅钱锺书故居，古朴而静谧。故居正门两旁的砖刻对联“文采传希白，雄风劲射潮”十分醒目，此乃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为爱子亲笔题写，寄托了家族的殷殷期许，折射出历史文化的华光，中华传统文脉穿越时空，代代延续。

走进大门，钱锺书铜像跃入眼帘，为雕塑大师钱绍武先生设计，展现了钱锺书的睿智。铜像后有一幅屏风画，上面题有金代元好古的诗句“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此联深得钱锺书夫妇赞赏，他们还取诗意将所写的诗歌集取名《槐聚诗存》。故居中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典雅的“绳武堂”匾额，系钱家祖训“绳其祖武”的缩写，由时任江苏省长韩国钧书写，它既承载着家族对后代的期望，又在无形之中约束着钱氏后人的言行举止。老宅庭院内的丹桂，是我心中的念想。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中，曾以桂花比喻童年快乐，称其为“书卷与岁月的温柔”，“引诱小孩子

晚上散步路过商业广场，一个约莫四岁的小女孩，踩着发光的溜冰鞋，像只跌跌撞撞的萤火虫。刚站起，轮子一滑，又坐回地上，可她噘着嘴，一次次起身。看着那倔强的身影，轮子上流转的彩光，倏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想起我当年教女儿学溜冰的往事，还有那双钢质溜冰鞋。

那是我年少时的“座驾”，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钢铁产品。它与如今轻盈的塑质轮滑鞋截然不同，分体的金属支架，线条硬朗如旧厂房的钢梁，不带一丝流线的轻巧；踏板是宽大的椭圆接矩形，边缘被无数个下午磨得温润，靠四枚螺丝就能紧紧固定双脚尺码。最迷人的是四只轴承，转动起来会发出“吱吱嘎”的声响，像老旧的留声机，不像塑质滑轮，滑过时悄无声息。得到它，源于一桩“交易”。中学生的我是个半途而废的淘气鬼，那些次品电容、断脚电阻，在我手里能拼凑出

曹杨新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农村，闻名遐迩。建新农村的同时，配套设施也同步完成，医院、学校、银行、邮局、菜场、交通……凡是百姓所需，政府都安排好了，曹杨商场也于1952年同步建成。

1984年我家搬到此地，更开心的是楼对面有一个当时别的新村都没有的大商场。那时的曹杨商场虽只是一座简陋的棚屋，里面的东西却应有尽有，小至针头线脑，大至家具电器，居家所需都可买到。还有各种服务，如修钟表、打鞋掌、改服装，还有

很少见的行当，织补、绣花……还有那时很少有的上门修水电、装空调，一喊就到，走一家如同走百家。后来商场发生火灾，居民纷纷去救，帮着抢出了不少物品。过几天，商场门口摆摊，处理因火灾受损的东西。大家都去买，我也去了。被水浸湿的被单，满是污泥的鞋子，烧焦的钢精锅……我们一点不嫌弃，因为可以帮助商场减少损失。商场重修，造了楼房。几十年里，曹杨居民买东西，很少去南京路，一来那时钱少，二来这里什么都有且价廉物美，我们把它视作自己的商场，爱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场扩建成五层楼，引进了华联吉买胜。那几年，商场生意兴隆，周日总是人头攒动。我也常去，家里大大小小用品几乎都是从商场“搬”来的。儿子结婚的全套所需，也是在这里买的，商场还急我所难，听说我要买巧克力作喜糖，市面上缺货，商场专门为我采购，从领导到营业员都成了老熟

人。我特地去发喜糖，收获了全商场人的祝福。孙女出生，她的衣服、婴儿车、小床仍在这里选购，商场惠及了我家三代人！随着大商场到处建起，特别是街对面建起了“巨无霸”特大商场，曹杨商场受到很大冲击，日子不好过了。但商场有曹杨人的韧劲，他们不怕竞

争。管理层动了不少脑筋，引进培训机构、钢琴卖家，还开辟了儿童游乐场、设计亲子互动

等游戏……经常有教练在教孩子们各种技能，好多不大逛商场的年轻父母，因此走进了商场，使这里充满了生气。随着周边大卖场越来越多，也因曹杨的原住民搬的搬，老的老，顾客分流，曹杨商场昨日的辉煌不再。经过市场调查，听取各方意见，曹杨商场决定转型，11月15日，陪伴了我们73年的商场关闭了。听到这个消息，老顾客、曹杨新村的原住民、街坊邻居纷纷从各处赶来，向它作最后的告别。

我连着去了几天。楼上楼下的商铺大多都已关门，剩下不多的几家挤满了顾客。人们对商场充满了感激，心里满是留恋。斗转星移，新旧交替，曹杨商场的离去也许是大势所趋。但我相信，今天离别，是为了华丽转身。两年后重新归来时，它仍一定会接地气又满是新意。被几代曹杨人厚爱的商场，定会浴火重生，因为它是我们的曹杨商场。

我们的曹杨商场

艾莉莎



钱锺书自幼聪颖过人，虽数学成绩不佳，但学术天赋非凡，凭着出类拔萃的中英文才华，他被清华大学录取。尔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29岁时，经系主任冯友兰推荐，钱锺书被母校清华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其授课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十分享受。

陪同参观的钱光益告诉我，故居对无锡和平解放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解放前夕，钱锺书的叔父钱孙卿及荣德生等人，在故居商议决定派钱孙卿次子钱锺汉等代表到苏北实地考察，并与陈毅、陈丕显等领导商议，促使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无锡工商企业最终选择留在大陆；钱孙卿还筹集了十万军粮支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钱孙卿被推选为抗美援朝苏南分会主席，他发动工商界捐购120架战斗机，组成了苏南空军师，成为佳话。在故居“锺书客厅”的书架上，展示着钱锺书和杨绛的著作。

《围城》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创作完成的。当时钱锺书居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创作《围城》他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他的经典名言“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展现了他对社会现象的洞察，揭示了人们在婚姻和人生中的渴望和困境，其所衍生出的“围城效应”成了一种文化概念。族亲将这个书桌捐给了故居，故居借此展现钱锺书撰写小说《围城》的场景，陪伴在钱锺书

年最高水平能装配成七管二波段收音机）。一天隔壁弄堂的青工大哥，拎着这双溜冰鞋要换一台刚刚装好的四管收音机时，我几乎没有犹豫，“一划两响”，奉上收音机，拎起溜冰鞋回了家。那一

一双溜冰鞋

陈甬沪

破蛹化蝶

安德列

书，此书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我如痴如醉地阅读此书的情景。

参访钱锺书故居，接受了一场文化洗礼。当人们在生活的“围城”内外徘徊不定、纠结不已时，来这里，或许能寻找到那份最原始的纯粹与坚持。为表达对先贤钱锺书大师的敬意，我特意撰写并书联如下：“名高天下江河万古；学贯中西衣钵千秋。”

同学带我来到一个废弃的溜冰场。我的这双钢鞋，能很好地掌控速度。左转，身子轻如燕；右转，轮子落地沉稳。我张开手臂，学着他人的倒滑逆行。可乐极生悲，一个下坡让我重重摔在地上，尾椎骨的钝痛和脑后的嗡鸣，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这次真刀真枪的溜冰实践，给我上了第一堂关于“平衡”的实践课，它告诉我，鞋上脚趾要灵动，身体要灵巧，呼气转身要灵活。

后来，我教四岁的女儿溜冰。为她系紧护具时，我总会想起那一跤。“稳脚下，看前方，找平衡，双手调。”我扶着她，一遍遍地说。她似懂非懂，却在我的护卫下，少有跌撞，很快能自主滑行。前几年发来她在瑞士雪山上滑雪的视频，身体舒展如飞鸟，在白雪间划出流畅又飒爽的轨迹。她说，是用上了老爸当年的“平衡学”。这双鞋，其实早已不是旱冰装备，它是我成长中“摔跤学乖”的印记，更是提醒我“慢慢来”的诤友。

七夕会

雅玩

一管二管半导体收音机(当

真正尝到“飞”的滋味，是一帮

边看边聊